

杏花缘

□蔡升元

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陆游的千古诗句，携着江南烟雨的温婉，轻轻落进塞北的春日里。清明刚过，料峭晨风渐渐柔和，故乡山野的杏花便如约绽放。坡上坡下，山前山后，村舍院落之间，一树树杏花次第舒展，白中透红，红里含润，清浅馨香漫溢四方，氤氲在故土的每一寸烟火里，令人沉醉不已。

这素净淡雅、不与群芳争艳的杏花，总会牵引我的思绪，想起一生钟情杏树的母亲。

母亲是大字不识的农家妇人，质朴平凡得就像山野间独自盛放的杏花，默然开合，无需绿叶映衬，自带温润澄澈的底色。十六岁那年，母亲从平川浑源县西坊城，嫁到边山峪口的应县北楼口，从此与父亲朝夕相伴，风雨同舟，相守终生。

少女时节，母亲格外偏爱杏子酸甜生津的滋味，心心念念，却从未亲眼见过杏树模样，这份遗憾化作心底一缕绵长的牵挂。直到落户北楼口，看见家家户户，院内院外，栽满了杏树，满目芳华，清雅动人，母亲才终与杏树相逢，结下此生割舍不断的杏花情缘。

初为人妇，身怀儿女之时，母亲总馋那青涩爽口的酸毛杏。父亲出地回来，总要满满揣上一衣兜鲜果回家。母亲坐在院中，慢慢咀嚼，细细品味，眉间尽是温柔欢喜，望向父亲的目光，盛满淳朴的感念与深情。父亲常笑着打趣，不过几个酸毛杏，还值得这么激

动。他不知，这小小的酸毛杏，藏着贫贱夫妻的脉脉温情，是烟火岁月里最朴素的疼爱。

人至中年，父亲砸起了六孔新窑洞，母亲第一件事，便是在院落空地种下四五棵胡杏。杏树出苗后，父亲在院里种菜劳作，总是万般谨慎，生怕磕碰娇嫩的杏苗。若一时疏忽误伤枝干，母亲定会心疼地轻抚树身，轻声嗔怪几句。在母亲眼里，这些杏树不是寻常草木，而是朝夕相伴的亲人，是安放心意的寄托。

寒来暑往，岁月更迭，杏树逐年枝繁叶茂，春华秋实，守护一树芳华，便成了母亲日日牵挂的事。每逢小杏初挂枝头，母亲从不午后歇息，静静地坐在院中守望，生怕顽童折枝摘果，损毁一树生机。旁人初见皆以为母亲吝啬小气，可待到杏子熟透，缀满枝头时，母亲总会盛满一盆又一盆，送至左邻右舍，让各家各户尝鲜品味。

一次母亲赴亲友家做客，席间端上一盘品相极佳的杏子。品尝过后，她随手拾起一枚杏核放入口中，咔嚓一声，咬开外壳，杏仁落在了舌上，用牙一嚼，醇厚清甜的滋味瞬间漫入肺腑。偶遇少见的甜核杏，母亲满心好奇，暗下决心探寻培育良方。

第二年春天，母亲将收集的杏核细心点播入土。待杏苗长至一丈高时，便轻轻连根拔起，剔除根部两瓣胚芽中的一瓣，再精心覆土养护。日日松土浇灌，晨昏悉心照料，历经

数年寒暑守候，树苗终亭亭如盖。褪去大半苦涩的杏仁，留存温润回甘的本味，母亲就这样凭着手心温度与生活智慧，摸索培育出地道的甜核杏。此后每年春日，她都坚持栽种杏苗，培育的甜核杏树苗与鲜果尽数赠予乡邻。久而久之，北楼口甜核杏声名远扬，成了一方独具特色的风物佳果，三乡五里的乡人皆慕名前来选购品尝。

一九九六年三月初四，八十一载风雨人生路，母亲安然辞别尘世，归于故土安宁。犹记出殡前一日，家门口的杏树尚且含苞敛蕊，静默伫立，似含哀戚。待到送葬清晨，满园杏树竟不约而同尽数绽放。忽有长风过境，落英纷飞，片片杏花悠悠飘落，轻轻覆满母亲的灵柩，凄美而温柔，无言诉说着草木的眷恋。后来母亲的孙女感念此情，提笔写下《杏花泪》一文，刊载于《朔州日报》，字字含情，句句含泪，记下这段人与杏花的宿命牵绊。

花有灵，人有情。草木无言，却通心性；风物静默，皆有情怀。人与花木看似无法言语相通，却能冷暖相知，灵性共鸣。母亲一生恋杏、护杏、培育杏树，以善意待草木，以淳朴暖乡邻。

流年不语，杏花年年如约盛开。母亲如杏，清雅淡泊，向善纯粹；杏花如人，温婉静好，风骨长存。这段镌刻在故土岁月里的杏花缘，早已深深融进我的血脉记忆，岁岁花开，岁岁思念，生生不息，芬芳永恒。

我的画作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

就在这时，“当——”。

钟声响了。

那声音从城市的心脏传来，浑厚、悠长，像一颗巨大的石子投入夜的深潭，涟漪一层层荡开，撞碎了窗上的霜花，也撞碎了我方才所有散漫的思绪。它一声接着一声，不慌不忙，带着金属的质地与宗教般的庄严。每一响，都像在天地间盖下一个清晰的印鉴，宣告着某个阶段的彻底终结。我屏住呼吸，听着。听着那声音如何充盈了整个房间，又如何渐渐地、渐渐地消散在更广大的黑暗里，只剩下耳膜上微微的、持续的震颤。

当最后一声钟响的余韵，像最后一缕青烟，终于融入无边的夜空时，一种奇异的“空”降临了。不是空虚，而是一种被清空后的澄明与安宁。仿佛一年的奔波、喧嚣、牵挂与负累，都被那庄严的钟声涤荡而去。心里那面蒙尘的镜子，忽然被擦亮了。

我推开窗。一股凛冽的、崭新的空气，猛地涌了进来，带着远方冰雪与泥土的气息。极目望去，城市还沉在睡梦里，灯火疏疏落落，像夏夜草丛中不肯睡去的萤火。但东方的天际，那最深最浓的墨蓝色里，已经渗出了一丝极淡、极嫩的鱼肚白，似有还无，像一个羞涩的允诺。

这便是交替了。没有惊天动地的仪式，只有一声钟响，一阵风，一线天光。旧的船只，已经泊在了永远的港湾；而新的帆，正等待着被风鼓满。我忽然不再去盘算得失，也不再为模糊的未来而焦虑。时光本身，就是一艘最大的船，它自有它的航向与节奏。我们能做的，或许只是在船行过时，认真地看两岸的风景，珍惜同舟的旅伴，并将那些动人的时刻，用记忆或文字，小心地收藏。

我深吸一口2026年的、第一口清冽的空气。它带着寒意，却也带着无限的、未被书写的可能！

游走的尘埃

——致父亲

□王荣

在雁门关外，金沙滩黄花梁的余晖里，我是一粒被风揉碎的尘埃，自父亲青春的铁锹边缘滑落，在林场初垦的年月里悬浮，游荡。

九〇年代的春天来得格外缓慢，黄风撕卷起满坡的尘土，父亲把幼苗举起，灰蒙的天际，铁锹掘进沙土的声音，日复一日，敲打着这片土地干涸的脉象。

直到那个黄昏，疲惫像沙暴般倾覆，他左眼里的光，无声地熄灭了。医生说不出具体的缘由，只说是积劳，是风沙长年累月的磨损，是太多春天叠加起来的重量。

那年我十岁，还不懂得什么叫失去，只记得他眯着右眼的余光，继续丈量着梁脊与天空的距离。他说，一只眼也能看清树的走向，沙退人进，从来不需要双眼齐全。

从那年起，他的世界薄了一半，却把所有的远望，都压进了右眼的深处。那些年栽下的杨树、榆树、松树、沙棘，一排排地站起来，替他把失去的视野，一寸一寸，填满。

我是一粒尘埃，游走在父亲的肩头，看着他年轻的身影在风沙里挺直，又看着岁月，一寸寸把他压弯。他的鬓角是怎样白的？我不记得了，只记得每年春天，他依然要上山。

如今黄花梁已是塞上绿洲，万亩碧波起伏如凝固的海，父亲快七十岁了，肩头弯了，步履慢了，却还能认出他年轻时种下的每一棵树，哪棵受过冻，哪棵挨过早，哪棵的根，扎进了最深的苦。

他左眼的空洞，早已不再疼痛，像一口枯井，被时光温柔地填平。而右眼里，仍然燃着当年的光，那是林场初建时的星火，是十万余亩绿意最初的源头。

路过的旅人啊，若你走进这片松涛，请抚摸那些粗砺的树干——每一道皴裂的树皮下，都藏着一粒尘埃的半生。那里有父亲的青春，有我的童年，有一代林场人把汗水当作了雨水。

如今我站在梁顶，风从林间穿过，父亲在身后喊我，声音苍老而温热，像一粒尘埃，终于落在故土之上。

我们都是岁月里游走的尘埃啊，在飞散的途中学会了扎根，在失去的痛里种出了森林。当整座黄花梁在暮色中静静呼吸，我终于读懂了他和他们的沉默，那是把自身碾碎成土，也要让后人踩出绿意的一代人。

时光岸边

□贾志清

落地沉默着；一枚从海边拾回的贝壳，边缘被砂砾磨得光滑，凑近耳边，还能听见隐约的、呜咽似的潮音；还有最近很火的一本书、英国女作家黛安娜·阿尔西的《暮色将近》，行将步入暮年的我常常翻阅，翻出了深深的折痕，像老人额上的皱纹。墙角立着的画架上是我刚完成的国画《红果锦鸡图》，昂首欲鸣的锦鸡，色彩艳丽的红果，像这红红火火的寻常日月。这些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，是航行途中无意间采摘的、小小的纪念品。它们不说话，却什么都说了。我抚摸着贝壳凹凸的纹路，指尖传来微微的凉意，仿佛那遥远的、带着咸味的海风，又吹到了脸上。

这一年，究竟是怎样过去的呢？它不像江河奔涌，倒像庭院里日影的迁移，一寸一寸，你不曾觉察，回头时，那光与影的位置却已全换了。春天的雨是细的，沾衣不湿，只在青石的街面上晕开一片一片深色的痕迹；夏夜的风是暖的，吹拂在树梢头、面孔上，像一只温热的手轻轻地抚慰；秋日的天是高远的，云走得极慢，慢得让你疑心时间是不是睡着了；而此刻的冬，又是这般沉静，万物都向内收束着，做着长长的、不知内容的梦。这些季节的碎片，拼凑起来，便是一个完整的、却又无从说起的年景了。

我走到书柜前。那架上的书，整齐地立着，像一列列沉默的士兵，守卫着过往的疆土。手指从书脊上轻轻滑过，从《诗经》的淳朴，到唐诗的绚烂，再到宋词的幽微……每一个名字，都是一扇门，背后藏着另一重天地，另一段被文字凝固定格的时间。我忽然觉得，人类发明书籍，或许就是为了抵抗遗忘，为了在滔滔不绝的时间长河里，筑起一些小小的、坚固的岛屿。我们读它们，便是在不同的时光岛屿间摆渡，寻找共鸣与慰藉。此刻，我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里，我是和千百年的月光、酒盏、马蹄声与离别泪站在一起。

岁末最后的光景，像一杯泡得渐渐淡了的茶。黄昏的余晖斜斜地穿过阳台，落在屋角那盆三角梅上——即使是冬日，三角梅也在尽情开放着，殷红的花瓣裹着金边，在这将尽的日光里，竟有一种格外的、近乎悲壮的鲜艳。我望着那花，心里忽然空落落的，仿佛自己也被搁在了时光的岸边，看着一年的水流，就这样无声无息地，从眼前流过去了。

空气里有种特别的静。不是没有声音，远处街市的喧闹、偶尔掠过的车鸣，都还在，只是它们都退得很远很远，像隔着一层厚厚的、看不见的玻璃。我坐在这片静里，什么也不想，又仿佛什么都想遍了。那些去过的地方，见过的人，读过的书，欢喜过的，懊恼过的，都成了水底的卵石，被这流水一日日冲刷，磨去了尖锐的棱角，只剩下温润的、模糊的轮廓，静静地躺在记忆的河床上。

环顾四周。书桌上散落着些零碎的东西：一张未寄出的明信片，墨迹早已干了，寥